

## 佳作



作品  
玫瑰之夜

得獎者

沈信宏

沈信宏，一九八五年生，高雄鳳山人，清華大學台文所畢業，現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，任教於高雄市立龍華國中。曾獲新北市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。著有《洪炎秋的東西流動與文化軌跡》。

得獎感言

爲了活成現在這個善良健全的樣子，我們經歷多少惡意與傷害？爲了走在陽光下，我們曾被多少鬼糾纏憑附？要怎樣看著在夜裡被徹底砸碎的自己，決定不將自己丟棄，而是在我睜開眼時成爲我的母親，殷勤地協助我上學去？

# 玫瑰之夜

「妳記得《玫瑰之夜》嗎？」

週六晚上，我突然想起這個節目，妻躺在床上看手機，「靈異節目喔，我小時候不敢看。」

我很少跟妻說小時候的事，仔細想想，家裡鬧鬼的事應該可以說，但我從關於《玫瑰之夜》的回憶開始說起，不然她可能不敢聽。

週六晚上媽會讓我晚一點睡，明天不用上學，就從連續劇一路看到玫瑰之夜。節目開始前，通常我已刷好牙，站在客廳光照的盡頭，準備涉過黑暗的廚房回房睡覺，腳步始終沒踏出去，因為一再猶豫要不要看，我覺得我像身在雲霄飛車的進場隊伍裡，心中的遲疑隨著時間推高。我想就這樣乾淨地睡，但又想刺激，捂著耳朵讓鬼故事進來，用指縫窺看跳格放大的靈異照片，任心臟跳出來領導，拽著我垂軟的身體用力震動。

媽無所謂地盯著電視，我決定要看之後，靠到她身邊，她會提醒我：「不要愛看又愛怕，自己嚇自己。」

我現在已經不記得節目詳細內容，只記得幾個人擠在小桌子前，後面荒煙蔓草、古厝花窗，分不清場景設定在室內還室外，只是雜亂拼接的恐怖想像。不真實的紫光罩著螢幕，走調又歪曲的配樂，



一切都像遊樂園裡的鬼屋，指甲若不小心摳到布景，會彈射出一粒粒白色的保麗龍，那樣淺薄易破的偽裝，卻總讓我不再敢輕易走過家中無光的區域，刻意拖延不回房，跟著媽再看到下一檔。只是我再看不進任何內容，雖然節目結束，但我腦中的《玫瑰之夜》正不停重放，可怕的《玫瑰之夜》才要展開。

我媽看完倒是什麼感覺都沒有，那對她來說只是一個讓眼神找到定點的時段，她一直催我去睡，聲音依然堅實有力，連這都不怕，對我來說，她就是無所畏懼的勇士。

「你爸咧，他不在家嗎？」妻問。

「對欸，他去哪？我不記得。」我又讓爸在故事裡缺席，回憶容許斷裂與模糊吧。

「我跟妳說，我每次看完《玫瑰之夜》，半夜都會聽到女人慘叫，我家那時鬧鬼。」我要開始說家裡鬧鬼的事，妻眼睛果然瞪大，我知道她想制止，卻又好奇，臉上便冒出拔河繩索般靜止又充滿張力的表情。

遇過鬼的人像是歷劫歸來的冒險英雄，想必妻不再對幼小的我感到陌生，妻眼裡開始發光，我不再那麼平凡了吧？她可以想像我曾是個飽經憂患而勇敢的孩子。

每次看完《玫瑰之夜》的晚上，我都很難入睡，可能也因為明天放假，不用急。明明睡著就可以讓意識躲過危機四伏的深夜，卻要死撐眼皮，一直盯住鬼可能出現的暗處，反而好像多期待鬼出現，一有動靜就心跳加速，從床上跳起身。

將睡之際，感官沉進水底，外界的聲音和畫面都在水面上晃盪，突然清楚聽見女人的呻吟聲。我以為我聽錯，然後是低泣聲，像誰躲在房裡笨拙地學拉提琴。還有一些撞擊和破碎、家具挪移的聲音，我不敢出門看，怕看到背對的椅子慢慢轉向我，無人的門被敲撞出凹弧，或是碗盤在空中飄移，然後失重下墜。

後來深夜常有這種聲音，記得一次鼓起勇氣開門，竟然什麼鬼都沒有，整室靜默，爸媽站在那裡，客廳微光如煙繚繞著他們，媽轉頭瞪我，眼神帶著想把我推回床上的力量。

有一次我實在不敢回房睡，就賴著媽睡在她房間，半夜醒來看到沒穿衣服的男女站在床邊，床一直發出唧唧呀呀的聲音，好像有女鬼躲在床裡尖笑。我轉頭找爸媽，他們蓋緊棉被，睡得好熟，呼吸規則起伏。我動彈不得，發不出聲音，床開始劇烈搖晃，我不敢再睜眼，覺得自己誤闖那男女的領地，他們是不是前任屋主，幾年前一同殉情死在床上。無人浴室後來傳出水聲，馬桶自行沖水。我想叫爸媽棄床一起逃，但再睜開眼時已經是早上。

「你根本是看到你爸媽做愛吧？」妻冷冷看我，覺得剛剛的緊張都是枉費。

我拿起手機隨便滑幾下，掩飾我的驚慌，快被發現了，我的確已經偷偷在故事裡摻雜虛構的成分。

妻回到手機裡，她查到玫瑰跟祕密有關，覺得有趣，認為西方好愛扯到神話，好像整個文化都從一部《甘味人生》展開。



女神維納斯與戰神瑪爾斯偷情，生下愛神丘比特，丘比特爲了保護母親名聲，送玫瑰花給沉默之神哈波克拉特斯，請他保守祕密，因此玫瑰花成爲保守祕密的象徵。

我心裡一驚，妻該不會知道我故事裡藏有祕密，每個人物都有祕密，這其實不只是個靈異故事，但我並不想說出真相，我就這樣安靜地躲進自己的回憶裡。

我後來問媽有沒有聽過那些怪聲，她說不知道，她睡死了。我注意到媽身上偶爾有傷，她說是煮飯割到，或是騎車跌倒，她的確莽莽撞撞的，我沒特別懷疑。只是聽多了《玫瑰之夜》裡民俗專家的說法，有時會想或許有鬼怪偷擰她，她不信邪，所以傻呼呼地合理化傷痕的來歷。

媽媽嚴肅地告誡我：「有聲音就躲起來，把門鎖起來！不睡覺，亂想一些有的沒的。」

至於爸爸，我沒問他，他早上都在睡覺，我不知道他幾點回家，幾點出門，我跟他很少有機會碰面，我放學回家他已不在家，反正一到夜晚他就消失，沒人知道他去哪。我有時猜想晝伏夜出的爸爸容易沾染髒東西，說不定他這麼愛睡，就是因爲他身體裡養著太多鬼，吸盡他的陽氣。

想到這裡，我跟妻澄清：「真的，我家真的有鬼。」

我其實看過夜晚的爸媽，他們才是鬼，我家根本就是鬼屋，但我不想多說。連我自己都覺得這不正常的家庭像塌屋的災難現場，孩子被活埋在裡面不見天日地成長，靈魂一定會跟著鋼筋一起扭曲，更何況是妻。如果說了，她還敢跟我生孩子嗎？她會不會覺得我會再製災難，潛意識地推落自己輪迴爲鬼。

我想反駁關於秘密的事，立刻用手機搜尋，找到證據之後便說：「玫瑰是指堅貞的愛情，又是神話裡的誰流血染紅了白玫瑰。」

雖然這是一個沒有說出口的家暴故事，但故事裡的爸媽有我無法理解的愛情糾葛，我年輕的時候，一直把它理解為愛情故事。

我還是沒跟妻說，那些聲音其實是爸媽製造的，我沒把故事說完，我看過爸施暴，就是那次鼓起勇氣開門後，媽瞪我，我依然站在原地，身體仍泥在睡眠深沼裡，意識漸漸回復，爸看我，但眼神無法聚焦，他正泡在酒浪裡搖盪。媽下一秒被他抓住頭髮，扣倒在地，她賣力朝門口爬，離我愈來愈遠，她的頭皮似乎快被扯開，所以她才叫得這麼痛苦。爸的手掌很大，捏住媽像水晶球一樣的頭，手臂騰出紫黑的小蛇，他是一個法力高強的巫師，要把媽銷為一道裊裊飄轉的輕煙。

我一直哭，沒人聽到，因為媽聲音太大，她扛著爸的蠻力打開門，對著門外哭叫，披頭散髮，但夜晚的公寓樓梯間只是制式化地將聲音彈撞回來，沒有哪扇門打開讓聲音進去，也沒有送來任何人。

那才是媽媽的《玫瑰之夜》，有她的淚水與瘀痕、被汗黏住的頭髮和衣背，我終於看見她驚恐的神情。

另外一個場景正如妻所說，那是爸媽在做愛，赤裸男女長著爸媽的五官，他們後來躲進被窩，規律地上下搖動，棉被漸漸下滑，爸弓著身子，像蝦子奮力彈泳，媽仰躺著，像死在海底骨肉綻露的魚。



我想起《玫瑰之夜》裡很有名的人頭魚照片，我是不是害怕媽下一秒會從她微張的魚口，傳出老太婆的聲音探問：「魚肉好吃嗎？」所以才趕緊閉上眼睛？害怕被誰發現我其實沒有睡著，害怕自己被捲入人頭魚的故事裡，聽說吃了魚肉的人非死即病。

後來從眼縫裡窺見爸如常地走去浴室洗澡和小便，媽背對我，縮成一顆小球，我無法理解媽為什麼一會兒縮在地上讓他打，一會兒又敞開自己讓他壓。

是連續劇裡女明星淚光閃閃說的愛嗎？媽後來生了一個妹妹，我無法理解，為什麼媽讓家裡多個會花錢的人。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陪伴我的孤單，但她可能會在這個奇怪的家庭感受到和我相同的孤單。

後來長大一些，爸媽終於離婚。外婆替我揭開爸的祕密，她說爸都沒拿錢回家，還到處借錢，他外面有別的女人，是個不負責任的爛男人。外婆不理解媽為什麼要為他生第二個孩子。

我們都不理解媽對爸的感情，為何一起，為何分開，她的心裡有太多祕密，只能是愛，她會死心塌地愛著這男人的壞。我不愛爸爸，我怕被妻誤認為爸爸，所以我把這些事變成祕密。

妻又查到什麼，興奮彈起身子，「《玫瑰之夜》根本不是靈異節目，是歌唱節目，靈異的部分是《玫瑰之夜之鬼話連篇》。」

原來我以為的靈異節目其實只是一個小附標，不是主體，我一直都搞錯重點。

到了這個年紀，結了婚，即將成為父親，開始能夠替存放的回憶找到新的關鍵字，找到開啓更多

視窗與資訊的超連結。

關於《玫瑰之夜》的回憶也是，一直被我搞錯重點，根本不是靈異故事，也不是家暴故事，更不是爸媽的愛情故事，說到底，主角並不是我，是媽。

有些三重要的細節變得鮮明，像是媽媽的手，我被《玫瑰之夜》的音效嚇到時，我緊抓著的，那隻垂放在沙發上相對溫暖的手。還有我看完節目不敢回房時，讓我攀著不致被潛伏的鬼攫走的那隻手。

那晚當媽被揪住頭髮，爸爸回頭發現我正大哭，暴虐的眼神朝我襲來的時候，媽的手又出現了，她緊箍住爸的手，死命朝門外爬。我記得她手上一顆顆隆起的指節，像被包上一層合金強化的戰鬥盔甲。

或是爸媽赤裸的隔日早晨，我和爸爸分睡床的兩端，中間留下媽媽的空位，他們的被子留在我的身上，我知道那裡有一雙媽媽隱形的手。

我用手機查到YouTube有很多集，向妻提議現在來看，妻說不要，對胎教不好，「我現在是不怕啦，但我想要孩子爽朗些，看這個會讓他變得陰沉又古怪吧？」

妻瞬間輕巧地擠開我，成為現在這段故事的主角，捧著肚子的她被聚光燈照亮，我則是個躲在鬼故事裡陰暗怪異的配角。

「好吧，反正畫質好差。」我以前竟被這充滿顆粒的粗糙畫面嚇到失魂，我對妻說：「我發現，



恐怖都是人造的，真正可怕的是人。」

「你最可怕啦，亂說什麼鬼故事，害寶寶聽到！」

沒想到妻已能嫻熟地護著孩子避開人世的恐怖，我卻還沒有身為父親的自覺，才會輕率說起鬼故事，真正的父親並不會讓家人陷入恐懼。

妻一直滑手機，可能試圖沖淡剛才的故事。她又查到玫瑰的新資訊：「欸，有人說，玫瑰的刺是愛神被從玫瑰飛出的蜜蜂嚇到而射上去的箭。」。

嬌美的玫瑰果然人人愛，後人加上的寓意有如層疊繁複的花瓣，《玫瑰之夜》這節目反而讓玫瑰添上可怕的意象。我訝異地說：「刺不是爲了傷人，反而是花被刺傷了。」

我終於想通了，媽向我盛開成一朵玫瑰，讓我感受柔美的香氣和花瓣，她選擇讓我看見愛。底下的傷口全被擋住，那些尖刺都是深夜殘酷地鑽進她身體裡的爸爸。

妻放下手機，才怪我讓她今夜難以入睡，下一秒就立刻從她尖凸的肚腹裡滾出鼾聲。她亦是一朵玫瑰初綻，儘管肚皮被胎兒突刺而高高隆起，內臟被踢得零亂失序，睡顏卻依然如花靜好。



## 鬼屋的真相

◎鍾怡雯

〈玫瑰之夜〉寫的不是鬼故事，而是藉鬼寫人，寫的還是父母之間糾葛的情感，以及家暴問題。這個話題是禁忌，他擔心家暴的祕密一旦為懷孕的妻子所知，自己會被誤認為是另一個父親，因此跟妻子半真實地虛構了靈異故事。故事裡發出尖叫聲的女鬼其實是母親，外遇晚歸又愛睡覺的父親其實是身體裡養著鬼，他們的家，則是鬼屋，常常上演施暴與做愛的限制級戲碼。由於加入了鬼的元素，悲情的家庭問題因此出現了另一種不悲情，甚而帶點戲謔的寫法，是這篇散文的獨到之處。

